

世界

名著百部

027

В о й н а И М и р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伊犁人民出版社



В о й н а И М и р

战争与和平

(上)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尹芳 /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В о й н а И М и р

战争与和平

(下)

[俄] 列夫·托尔斯泰 / 著

尹芳 / 译



伊犁人民出版社



战争与和平(上、下) [Война И Мир.]

作 者: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译 者: 尹 芳

出版者: 伊犁人民出版社出版

印刷者: 河南新乡印刷有限公司

880×1230mm 大 32 开本 42.75 印张 1500 千字

2000 年 1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7-5425-0549-1/I.216

定 价: 49.00 元(上、下)

(本书若遇印刷、装订错误可直接向承印厂调换!)

序

《战争与和平》是列夫·托尔斯泰的一部力作，他（1828—1910）是19世纪后半期俄国最伟大的作家，他的一系列不朽杰作，使他登上了当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的高峰。托尔斯泰出生在俄国图拉省一个世袭的大贵族地主家庭，早年父母双亡。他1884年在喀山大学学习，受到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因对学校教育及沙皇专制制度不满，于1847年辍学回到家乡的庄园。他在自己的领地致力于改善农奴生活，但以失败告终，于是开始文学创作。后来他随兄长去高加索当了一名志愿兵，并参加了克里米亚战争。这一时期的作品——自传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1851—1857），具有真实细致的心理分析、鲜明的人物个性刻画和生动自然的叙述风格，显露出托尔斯泰以后的创作特点。短篇小说集《塞瓦斯托波尔的故事》（1856）则真实记录了作者参加过的克里米亚战争。短篇小说《一个地主的早晨》（1836）、《琉森》（1857）和中篇小说《哥萨克》（1852—1862）也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

1862年，托尔斯泰同莫斯科名医的女儿索菲娅·安德列耶芙娜·别尔斯结婚。此后，他集中精力于文学创作，完成了史诗性的巨著《战争与和平》（1863—1869）。接着，他又完成了第二部里程碑式的长篇小说《安娜·卡列尼娜》（1873—1877）。此后，为了照顾孩子们上学，他从1881年起迁居莫斯科，直到1901年才重新返回自己的领地。在后期，托尔斯泰经过长期的精神探索，思想发生了巨大改变，这也反映在他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像中篇小说《伊凡·伊里奇之死》（1886）和《哈泽·穆拉特》（1904），特别是长篇杰作《复活》（1889—1899）。晚年的托尔斯泰深感家庭生活同自己的信念之间的矛盾，经过痛苦的斗争，终于离家出走，以实现自己过平民生活的理想，不幸在途中得肺炎逝世。

《战争与和平》自问世以来，一直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小说”。这部卷帙浩繁的巨著以史诗般广阔和雄浑的气势描绘了“近千个

人物，无数的场景，国家和私人生活的一切可能的领域，历史，战争，人间一切惨剧，各种情欲，人生各个阶段，从婴儿降临人间的啼声到气息奄奄的老人的感情最后迸发，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欢乐和痛苦，各种可能的内心思绪，从窃取自己同伴的钱币的小偷的感觉，到英雄主义的最崇高的冲动和领悟透彻的沉思——在这幅画里都应有尽有”。（斯特拉霍夫）

这部作品的缺点是在情节中夹杂了过多的道德哲理，造成作品在艺术上的某些累赘。但是，这部巨著场面宏大壮阔，结构复杂而清晰，人物丰富多彩且形象鲜明，具有一种大海般恢宏开阔的美。《战争与和平》是俄罗斯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公认的最光彩夺目的杰作之一。

第一卷

第一部

“啊，公爵，热那亚和卢加现在是波拿巴家族的领地，不过，我得事先对您说，如果您不对我说我们这里处于战争状态，如果您还敢袒护这个基督的敌人（我确乎相信，他是一个基督的敌人）的种种卑劣行径和他一手造成的灾祸，那么我就不再管您了。您就不再是我的朋友，您就不再是，如您所说的，我的忠实的奴隶。啊，您好，您好。我看我正在吓唬您了，请坐，讲给我听。”

一八〇五年七月，遐迩闻名的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的宫廷女官和心腹，在欢迎首位莅临晚会的达官显要瓦西里公爵时说过这番话。安娜·帕夫洛夫娜一连咳嗽几天了。正如她所说，她身患流行性感冒（那时候，流行性感冒是个新词，只有少数人才用它）。清早由一名红衣听差在分别发出的便函中，千篇一律地写道：

“伯爵（或公爵），如您意下尚无任何可取的娱乐，如今日晚上这个可怜的女病人的症候不致使您过分惧怕，则请于七时至十时间莅临寒舍，不胜雀跃。安娜·舍列尔。”

“我的天，大打出手，好不激烈！”一位进来的公爵答道，对这种接见丝毫不感到困惑，他穿着绣花的宫廷礼服、长统袜子、短靴皮鞋，佩戴着多枚明星勋章，扁平的面部流露出愉快的表情。

他讲的是优雅的法语，我们的祖辈不仅借助它来说话，而且借助它来思考，他说起话来带有很平静的、长辈庇护晚辈时特有的腔调，那是上流社会和宫廷中德高望重的老年人独具的语调。他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跟前走来，把那洒满香水的闪闪发亮的秃头凑近她，吻吻她的手，就心平气和地坐到沙发上。

“亲爱的朋友，请您首先告诉我，身体可好吗？您让我安静下来，”他说道，嗓音并没有改变，透过他那讲究礼貌的、关怀备至的

腔调可以看出冷淡的、甚至是讥讽的意味。

“当你精神上遭受折磨时，身体上怎么能够健康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即有感情，又怎么能够保持宁静呢？”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我希望您整个晚上都待在我这儿，好吗？”

“英国公使的喜庆日子呢？今日是星期三，我要在那里露面，”公爵说道，“我女儿顺便来接我，坐一趟车子。”

“我以为今天的庆祝会取消了。老实说，所有这些庆祝会、烟火，都令人厌恶极了。

“若是人家知道您有这种心愿，庆祝会就得取消的。”公爵说道，他俨然像一架上紧发条的钟，习惯地说些他不要别人相信的话。

“请您不要折磨我。哦，他们就诺沃西利采夫的紧急情报作出了什么决议？这一切您了若指掌。”

“怎么对您说好呢？”公爵说道，他的语调冷淡，索然无味。

“决定了什么？他们决定：波拿巴既已焚烧自己的战船，看来我们也要准备这样做。”

瓦西里公爵向来是慢吞吞地说话，像演员口中道出旧台词那样。安娜·帕夫洛夫娜·舍列尔虽说是年满四十，却反而充满活力和激情。

她满腔热情，使她取得了社会地位。有时她甚至没有那种希冀，但不辜负熟悉她的人们的期望，她还是要做一个满腔热情的人。安娜·帕夫洛夫娜脸上经常流露的冷淡的微笑，虽与她的憔悴的面容不相称，但却像娇生惯养的孩童那样，表示她经常意识到自己的微小缺点，不过她不想，也无法而且认为没有必要去把它改正。

在有关政治行动的谈话当中，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心情激昂起来。

“咳！请您不要对我谈论奥地利了！也许我什么都不明白，可是奥地利从来不需要，现在也不需要战争。它把我们出卖了。唯独俄罗斯才应当成为欧洲的救星。我们的恩人知道自己的崇高天职，他必将信守不渝。这就是我唯一的信条。我们慈善的国君当前需要发挥世界上至为伟大的职能。他十分善良，道德高尚，上帝决不会把他抛弃，

他必将履行自己的天职，镇压革命的邪恶势力；他如今竟以这个杀手和恶棍作为代表人物，革命就显得愈益可怖了。遵守教规者付出了鲜血，唯独我们才应该讨还这一笔血债。我们要仰赖谁呢？我问您……散布着商业气息的英国决不懂得，也没法懂得亚历山大皇帝品性的高尚。美国拒绝让出马耳他。它想窥看，并且探寻我们行动的用意。他们对诺沃西利采夫说了什么话？……什么也没说。他们不理解，也没法理解我们皇帝的奋不顾身精神，我们皇帝丝毫不贪图私利，他心中总想为全世界造福。他们许诺了什么？什么也没有。他们的许诺，将只是一纸空文！普鲁士已经宣布，说波拿巴无敌于天下，整个欧洲都无能同他作对……我一点也不相信哈登贝格·豪格维茨的鬼话。普鲁士的这种臭名昭著的中立，只是个陷阱。我只相信上帝，相信我们的贤明君主的高贵命运。他一定能够拯救欧洲！……”她忽然停了下来，对她自己的激昂情绪流露出讥讽的微笑。

“我认为，”公爵面露微笑地说道，“假如不委派我们这个可爱的温岑格罗德，而是委派您，您就会迫使普鲁士国王达成协议。您真是能言善辩的人。给我斟点茶，好吗？”

“我马上把茶端来。顺带提一句，”她又心平气和地补充说，“今天在这儿有两位饶有风趣的人士，一位是莫特马尔子爵，借助罗昂家的关系，已同蒙莫朗西结成亲戚。法国优秀的家族之一。他是侨民之中的一个名副其实的佼佼者。另一位则是莫里约神甫。您认识这位聪明透顶的人士么？国王接见过他了。您知道吗？”

“啊！我将会感到非常高兴，”公爵说道，“请您告诉我，”他补充说，仿佛他方才想起某件事，显出不经心的神态，而他所要问的事情，正是他来拜谒的主要目的。孀居的太后。想委派斗克男爵出任维也纳的头等秘书，真有其事吗？这公爵似乎是个卑微的人。瓦西里公爵想把儿子安插到这个职位上，而大家却在千方百计地通过玛丽亚·费奥多罗夫娜为男爵谋到这个职位。

安娜·帕夫洛夫娜几乎阖上了眼睛，暗示无论是她，或是任何人都不能断定，皇太后乐意或者喜欢做什么事。

“斗克男爵是由太后的妹妹向太后推荐的。她只是用悲哀的、冷冰冰的语调说了这句话。当安娜·帕夫洛夫娜说到太后的名字时，她

脸上顿时流露出无限忠诚和十分敬重的表情，而且混杂有每次谈话中提到她的至高无上的庇护者时就会表现出来的忧悒情绪。她说，太陛下对斗克男爵十分尊重，于是她的目光又笼罩着一抹愁云。

公爵不开腔了，现出了冷漠的神态。安娜·帕夫洛夫娜本身具备有廷臣和女人的那种灵活和麻利的本能，待人接物有分寸，她心想抨击公爵，因为他胆敢肆意评论那个推荐给太后的人，而同时又安慰公爵。

“顺便谈谈您的家庭情况吧。”她说道，“您知道吗？自从您女儿抛头露面，进入交际界以来，她是整个上流社会的宠物。大家都认为她是娇艳的美人。”

公爵深深地鞠躬，表示尊敬和谢意。

“我常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在沉默须臾之后继续说道，她将身子凑近公爵，对他露出亲切的微笑，仿佛在表示，政界和交际界的谈话已经结束，现在可以开始推心置腹地交谈，“我常有这样的想法，生活上的幸福有时安排得不公平。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可爱的孩子（除开您的小儿子阿纳托利，我不喜欢他），”她扬起眉毛，断然地插上一句话，“为什么命运之神赐予您这么两个顶好的孩子呢？可是您真的不珍惜他们，所以您不配有这么两个孩子。”

她于是兴奋地莞然一笑。

“怎么办呢？拉法特会说我没有父爱的骨相。”公爵说道。

“请不要再开玩笑。我想和您认真地谈谈。您知道，我不满意您的小儿子。对这些话请别介意，就在我们之间说说吧（她脸上带有忧悒的表情），大家在太后跟前议论他，都对您表示惋惜……”

公爵不回答，但她沉默地、有所暗示地望着他，等待他回答。瓦西里公爵皱了一阵眉头。

“我该怎么办呢？”他终于说道。“您知道，为教育他们，我已竭尽为父的应尽的能事，可是到头来两个都成了笨蛋，伊波利特充其量是个温顺的笨蛋，阿纳托利却是个惴惴不安的笨蛋。这就是二人之间唯一的差异。”他说道，笑得比平常更不自然，更兴奋，同时嘴角边起了皱褶，特别强烈地显得出人意料地粗暴和可憎。

“为什么像您这种人要生儿女呢？如果您不当父亲，我就无话可责备您了。”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若有所思地抬起眼睛。

“我是您的忠实的奴隶，我只能向您一人坦白承认，我的孩子们我的孩子们是我的生活负担，这就是我的苦难。我是这样自我解释的。怎么办呢？……”他默不作声，用手势表示他听从残酷命运的摆布。

安娜·帕夫洛夫娜陷入了沉思。

“您从来没有想到替您那个浪子阿纳托利娶亲的事么？据说，”她开口说道，“老处女都有为人办婚事的癖性，我还不觉得我自己会有这个弱点，可是我这里有一个少女，她和她父亲相处，极为不幸，她就是博尔孔斯卡娅，我们的一个亲戚，公爵小姐。”尽管瓦西里公爵具备上流社会人士固有的神速的领悟力和记忆力，但对她的见识他只是摇摇头表示要加以斟酌，并没有作答。

“不，您是不是知道，这个阿纳托利每年都要花费我四万卢布。”他说道，看来无法遏制他那忧悒的心绪。他沉默了片刻。

“若是这样拖下去，五年后那会怎样呢？这就是为父的益处。您那个公爵小姐很富有吗？”

“他父亲很富有，可也很吝啬。他在乡下居住。您知道，这个大名鼎鼎的博尔孔斯基公爵早在已故的皇帝在位时就退休了，他的绰号是‘普鲁士国王’。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可脾气古怪，难于同他相处。这个可怜的小姐太不幸了，她有个大哥，在当库图佐夫的副官，就在不久前娶上了丽莎·梅南，今天他要上我这儿来。”

“亲爱的安内特，请听我说吧，”公爵说道，他忽然抓住交谈者的手，不知怎的使它稍微向下弯。“替我办妥这件事，我就永远是您的最忠诚的奴隶，正如我的村长所写的。她出身于名门望族，又很富有。这一切都是我所需要的。”

他的动作灵活、亲昵而优美，可作为他的表征，他抓起宫廷女官的手吻了吻，握着她的手摇晃了几下，伸开手脚懒洋洋地靠在安乐椅上，抬起眼睛向一旁望去。

“请您等一等，”安娜·帕夫洛夫娜思忖着说道，“我今天跟丽莎（博尔孔斯基的妻子）谈谈，也许这事情会办妥的，我开始在您家

里学习老处女的行当。”

二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客厅渐渐挤满了来宾。彼得堡的有名望的显贵都来赴会了，就其年龄和性情而言，这些人虽然各不相同，但是就其生活的社会而言，却是相同的。瓦西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前来赴会了，她顺路来接父亲，以便一同去出席公使的庆祝大会。她佩戴花字奖章，身穿舞会的艳装。知名的、年轻的、身材矮小的叫做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彼得堡的迷人的女人也来赴会了；她于去冬出阁，因为怀胎，眼下不能跻身于人稠广众的交际场所，但仍旧出席小型晚会。瓦西里公爵的儿子伊波利特随同他所举荐的莫特马尔也来赴会了；此外，前来赴会的还有莫里约神父和许多旁的人。

“我还没有见过（或者：您和我的姑母不相识吧？）。”安娜·帕夫洛夫娜对各位来宾说，又一本正经地把他们领到小老太太跟前，她头上束着高高的蝴蝶结，当宾客快要到来时，便从另一个房间从容平稳地走出来；安娜·帕夫洛夫娜喊出一个个来客的名字，同时把目光慢慢地从客人移到我的姑母身上，之后她就走开了。

各位来宾都向这个谁也不熟悉、谁也不感兴趣、谁也不需要的姑母行礼问安。安娜·帕夫洛夫娜显露出忧郁而庄重的神态，聆听他们的问候，心中默默地表示赞许。我的姑母用同样的言词对每位来宾谈论到他们的情形，谈论到她自己 and 太后的健康情形，“谢天谢地，太后今朝有起色。”各位前来叩安的客人，为着要讲究礼节，都不表露出仓忙的神色，但都怀着履行艰巨职责之后的轻快的感觉离开老太太，整个夜晚再也不到她身边去了。

年轻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来了，她随身带着一个金线织的丝绒袋子，内中装有针线活儿。她那长有略带黑色绒毛的令人悦目的上唇，翘起来，露出了上牙，正因为这样，上唇启开时，就显得愈加好看，有时候上唇向前伸出或者搭在下唇上，就愈益好看了。她的缺点——翘嘴唇、微微张开的口——似乎已构成她的特殊的美。无论谁看见这个身体健壮、充满活力、即令是怀胎，依然一身轻快的、

长相十分好看的未来的母亲，都感到无比喜悦。老年人和阴郁而烦闷的年青人，设若和她在一块待上片刻，聊聊天，就好像变得和她一个模样了。谁和她聊过天，看见她们说一句话都会露出来爽朗的微笑，看见她那雪白的、闪闪发亮的牙齿，就会感到今天受宠若惊，飘飘然。每个人脑子里都会浮现出这种想法。

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手上提着一个装有针线活的袋子，迈着急速的碎步，蹒跚地绕过桌子，愉快地弄平连衣裙，便在银质茶炊旁的长沙发上坐下来，仿佛她无论做什么事情，对她本人和她周围的人，都是一件开心事。“我把针线活儿随身带来了，”她打开女用手提包，把脸转向大家说道。

“您瞧吧，不要恶毒地跟我开玩笑，”她把脸转向女主人说话。“您写给我的信上说，你们举行一个小型的晚会。您瞧，我已经围上披肩了。”

她于是两手一摊，让大伙儿瞧瞧她那件缀上花边的雅致的灰灰色的连衣裙，前胸以下系着一条宽阔的绸带。

“丽莎，请您放心吧，您毕竟比谁都漂亮。”安娜·帕夫洛夫娜回答。

“您知道，我的丈夫要把我抛弃了。他要去拼死卖命。”她把脸转向一位将军，用同样的语调继续说下去，“请您告诉我，这种万恶的战争是为了什么目的啊！”她对瓦西里公爵说道，不等他回答，便转过身来和公爵的女儿——貌美的海伦谈话。

“这个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是个多么讨人喜欢的人啊！”瓦西里公爵轻言细语地对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

紧随那矮小的公爵夫人之后，有一个块头大的、略嫌肥胖的年轻人走进来了、头发剪得短短的，戴着一付眼镜，穿着一条时髦的浅色裤子，那衣领显得又高又硬，还披上一件棕色的燕尾服。这个略嫌肥胖的年轻人是叶卡捷琳娜在位时一位大名鼎鼎的达官、而目前正在莫斯科奄奄一息的别祖霍夫伯爵的私生子。他还没有在任何地方工作过，刚从外国深造回来，头一次在社交场合露面。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鞠个躬，表示欢迎，平素她也同样地对待自己沙龙中的下级人员。虽然这是迎接下级的礼节，但一看见皮埃尔走进门来，安娜·帕

夫洛夫娜脸上就表现出惊惶不安的神情，有如看见一只不宜于此地栖身的巨大怪物似的。皮埃尔的身材确实比沙龙里其他男人魁梧些，但这种惊惶的表情只可能由于他那机灵而又畏怯、敏锐而又焦然，有别于沙龙中其他人的目光而引起的。

“皮埃尔先生，您真是太好了，来探望一个可怜的女病人。”安娜·帕夫洛夫娜对他说道，把他带到姑母面前，惊惶失措地和她互使眼色。皮埃尔嘟哝着说了一句令人不懂的话，继续不停地用眼睛探寻着什么。他欢快地微微一笑，像对亲密的朋友那样，向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鞠躬行礼，接着便向姑母面前走去。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惊惶失措的神态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因为皮埃尔还没有听完姑母讲太后的健康情形，便从她身旁走开了。安娜·帕夫洛夫娜心慌意乱地用话阻拦他。

“您不知道莫里约神父吗？他是个很有风趣的人……”她说。

“是的，我听过有关他所提出的永久和平的计划。这真是十分有趣，不过未必有可能……”

“您有这样的想法？……”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她本想随便聊聊，再去做些家庭主妇的活儿，但是皮埃尔竟然做出一反常态的缺少礼貌的举动。原先他没有听完对话人的话就走开了，此刻他却说些闲话来拦住需要离开他的对话人。他便垂着头，叉开他两条大腿，开始向安娜·帕夫洛夫娜证明，他为何认为神父的计划纯粹是幻想。

“我们以后来谈吧。”安娜·帕夫洛夫娜说道，流露出一丝微笑。

她摆脱了那个不善于生活的年轻人之后，便回过头来去干家庭主妇的活儿，继续留心地听听，仔细地看看，准备去帮助哪个谈得不带劲的地方的人。像一个纺纱作坊的老板，让劳动者就位以后，便在作坊里踱来踱去，发现纺锤停止转动，或者声音逆耳，轧轧作响、音量太大时，就赶快走去制动纺车，或者使它运转自如——安娜·帕夫洛夫娜也是这样处理事情的，她在自己客厅里踱来踱去，不时地走到寂然无声或者谈论过多的人群面前，开口说句话或者调动他们的坐位，于是又使谈话机器从容不迫地、文质彬彬地转动起来。但是在她这样照料的当儿，依然看得出她分外担心皮埃尔。当皮埃尔走到莫特马尔

周围的人们近旁听听他们谈话，后来又走到有神父发言的那一群人面前的时候，她总是怀着关切的心态注视着皮埃尔。对于在外国受过教育的皮埃尔来说，安娜·帕夫洛夫娜的这次晚会，是他在俄国目睹的第一个晚会。他知道，彼得堡的知识分子都在这里集会，他真像个置身于玩具商店的孩童那样，看不胜看，眼花缭乱。他老是惧怕错失他能听到的深奥议论的机会。他亲眼望见在这里集会的人们都现出充满信心而又文雅的表情，他老是等待能听到特别深奥的言论。末了，他向莫里约面前走去。他心里觉得他们的谈话十分有趣，他于是停了下来，等待有机会说出自己的主见，就像年轻人那样，个个喜欢这一着。

三

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像纺车一般动起来了。纺锤从四面匀速地转动，不断地发出轧轧的响声。只有一位痛哭流涕的、面容消瘦的、渐近老境的太太坐在姑母身旁，在这个出色的社交团体中，她显得有点格格不入，除姑母而外，这个社交团体分成了三个小组。在男人占有多数的一个小组中，神父是中心人物。在另外一个小组——年轻人的小组中，美丽的公爵小姐海伦——瓦西里公爵的女儿和那矮小的名叫博尔孔斯卡娅的公爵夫人是中心人物，公爵夫人姿色迷人，面颊绯红，但年纪尚轻，身段显得太肥胖了。在第三个小组中，莫特马尔和安娜·帕夫洛夫娜是中心人物。

子爵心地和善、待人谦让，是个相貌漂亮的年轻人。显然，他认为自己是个名人，但因受过良好教育，是以恭顺地让他所在的社团利用他，摆布他。很明显，安娜·帕夫洛夫娜借助他来款待来客。假如你在污秽的厨房里看见一块牛肉，根本不想吃它，可是一个好管家却会把它端上餐桌，作为一道异常可口的美味；今天晚上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做法也是这样，她先向客人献上子爵，然后献上神父，把他们作为异常精致的菜肴。莫特马尔那个小组立刻谈到杀害昂吉安公爵的情形。子爵说，昂吉安公爵的死因，是舍己为人，而波拿巴的怨恨是有特殊原因的。